

参政消息

内部刊物·注意保存
•第0057期•
1957年4月26日·星期五
新华通讯社编印

约旦局势急剧变化 新内阁又被迫辞职 群众示威大游行 官员警察都参加

【美联社安曼25日电】两位内阁大臣星期四一早说，哈利迪首相的政府已经辞职。外交大臣纳布西和开发大臣马贾杰在参加了一次长时间的内阁会议以后说，辞呈已经提出，而且已经为侯赛因国王所接受。

当内阁在费城饭店通宵开会的时候，代表全国要求哈利迪内阁辞职的各政党的委员会委员都在休息室等候。

【合众社开罗24日电】中东通讯社报道，约旦警察和政府官员们参加了今天举行的反对政府和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抗议罢工。中东通讯社说：“起初，示威游行群众和警察发生冲突，但是几分钟以后，警察决定参加约旦人民的斗争，人民和警察马上就并肩前进，高呼反对艾森豪威尔计划和反对政府的口号。政府官员们也举行了罢工，政府机关今天完全没有办公。”

【法新社安曼24日电】在大侯赛因寺广场上，示威游行者在被驱散以后又集合起来，在那里，一些公职人员和警察参加了他们的队伍。他们一共约有两千人，他们在向政府大楼进发时，呼着同样的口号。演说的人对他们说，目前的问题是由于“帝国主义分子”在得到宫廷某些职员的合作的情况下所进行的阴谋所引起。

【合众社特拉维夫24日电】大马士革电台今天说，约旦陆军已经封锁了叙约边境，不准进出。同时，这里收到的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伊拉克部队，逼近叙约边境，打算以国王侯赛因名义接管对边境的全面控制。大马士革的广播表示叙利亚对封锁边境一事感到“惊讶”，认为这是“无端采取的预防措施”。

【国际新闻社安曼24日电】贝都印战士进入安曼的多山的郊区。他们戴着用白红两色的缠头。贝都印部族领袖派人向国王说，他们听凭调度，如果有必要的话。贝都印战士已经处在备战状态中。他们在城市周围设了道路障碍，检查出入车辆和行人。

【合众社开罗24日电】纳赛尔取消了以前定于格林威治时间十五点举行的内阁会议。消息灵通人士认为，埃及政府正在等待约旦局势最近的发展情况，然后再举行会议。

【美联社佐治亚州奥古斯大24日电】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国务卿杜勒斯星期三讨论了约旦政府危机问题，他们并且说，他们认为，约旦的“独立和完整是非常重要的”。

艾森豪威尔在这里用电话同在华盛顿的杜勒斯进行了谈话。他们的这种看法是由白宫新闻秘书哈格蒂告诉记者们的。有人问道，约旦曾否要求美国给予援助，哈格蒂回答说：“我不知道。”有人问，艾森豪威尔或杜勒斯曾否发现“在约旦纠纷方面有共产党活动的迹象”，哈格蒂说：“没有，我认为这样说会是不公允的。”

【合众社华盛顿24日电】美国官员们今天承认还没有肯定特使理查兹是否在他的中东之行的现阶段前往充满危机的约旦。他们承认，他们原来希望上周末约旦情况会得到澄清，从而使他们能够决定理查兹现在进行访问是否适宜。

但是人们一致认为，哈亚里出人意外的背叛，以及他从叙利亚的政治避难地对国王的事业进行的猛烈攻击，必须被认为是西方的政治挫折。官员们说，是否派理查兹到约旦去的决定，不久将由政府最高一级作出。

约旦政局的背景情况

【本刊讯】4月10日约旦国王侯赛因突然迫使纳布西内阁辞职，局势顿然紧张起来，4月15日虽然由哈利迪组成了“温和”的内阁而有所缓和，但是局势仍然很复杂紧张。4月20日，因为新任陆军参谋长哈亚里的提出辞职，而爆发了爱国力量和亲西方的国王之间的紧张斗争。现在把约旦国内政治势力的一些背景情况综述如下：

长期以来，在约旦内部始终存在着左右两派政治力量的尖锐斗争。英约条约废除后，特别是目前美国在中东加强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时候，约旦左右派矛盾益形激化。右派是以阿拉伯制宪党、穆斯林兄弟会等为代表的部落封建势力和宫廷势力。他们挟持侯赛因国王对内主张反共，对外主张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在阿拉伯国家关系上则更多地倾向于伊拉克一方。左派是以前纳布西内阁为代表，包括国家社会党、阿拉伯复兴党、民族阵线（包括共产党）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无党派人士。他们得到广大阶层人民，特别是约旦河西巴勒斯坦

阿拉伯人的拥护，对内主张开放民主，对外主张和平中立和执行“阿拉伯解放”政策，主张同埃及、叙利亚结成联邦，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强调只能接受不附带条件的来自各方面的经济援助。

侯赛因国王在过去约旦的反英斗争中，曾经表现了一定的民族意识，但是本人对美国有幻想、仇恨共产党；虽然他和伊拉克王室有着同一王族的血统联系，但是他主张同一切阿拉伯国家友好，而更多地公开主张同埃及友好。虽然，据印度托辣斯通讯社4月4日报道，左右两派都对他不满，右派曾想废弃侯赛因，以他弟弟为国王；左派也想驱逐王朝，成立共和国。但是，当约旦的爱国的进步党派采取了过激的政策时，侯赛因国王也就愈来愈多地倒向右派一方。

最近一个时期，两派在政治斗争上是完全针锋相对的。右派势力在美国幕后策动下，一再胁迫纳布西内阁实行反共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又通过宫廷势力直接干预政治。纳布西内

阁面临上述斗争，没有很好地对国王和可以争取的右派人物进行团结争取工作，反而把政府中右派分子如约旦驻美、法和伊朗等国大使，以及警察总监塔巴拉少将等重要官员十一人调动了工作，还毅然宣布同苏联建交和坚决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这些激烈的措施更加使右派力量感到岌岌自危，而纳布西内阁又警惕性不高，右派遂趁机发动政变。

在约旦左右两派的斗争中，军队是举足轻重的。从目前形势发展来看，军队内部也存在着两派：以陆军参谋长诺瓦尔为首的“自由军官集团”，在反帝斗争中具有民族主义的

传统，拥护“阿拉伯民族解放”政策，在反对英国格拉布统治斗争中起过一定积极作用。其政治倾向上受埃及影响很深，但他们同约旦王室也有深厚的关系，包括诺瓦尔本人在内一部分约旦主要军官，曾经都是国王侍从武官并且是国王一手培植的。外国通讯社一再报道：诺瓦尔“在最近的危机中采取了一种观望的态度”，是斡旋于左右两派间的“调停人”。另一派即军队中的右派，他们同英国渊源较深，倾向伊拉克，坚决支持王室，敌视民主力量，国家保安队就是在右派控制下，在这次斗争中执行着镇压进步力量的反动任务。

约旦政局的复杂性，还反映在阿拉伯国家的尖锐矛盾上。约旦西部边境上驻有叙利亚军队，东部亚喀巴附近驻有沙特阿拉伯军队，约旦和伊拉克边界上驻有伊拉克军队。埃、叙是支持纳布西内阁的，但是尽力争取侯赛因，态度还比较慎重。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是支持侯赛因，反对纳布西内阁的，而伊拉克叫嚣并且增兵边境，野心勃勃，更加露骨。帝国主义正在利用约旦政局加紧挑拨埃、叙、沙三国关系，并且拉拢沙特阿拉伯同伊拉克和好。

英美西方帝国主义早已蓄谋搞垮纳布西内阁以便控制约旦，从而对阿拉伯国家进行各个击破。据传，最近百慕大会议上，英美曾达成对于约旦的秘密军事协定。

英美——主要是美国对约旦的压力，是从政治、军事和经济三方面同时展开的。军事上，利用以色列和伊拉克从东西两方加紧向约旦进行军事挑衅，政治上直接收买约旦内部反动保守势力，扩大他们同纳布西的矛盾，破坏约旦王室同内阁的关系。经济上则利用纳布西内阁财政困难给予压力。据中东通讯社3月10日报道，美国第四点计划机构已经停顿了原定计划中大部分项目，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就业局已决定撤消它在安曼的技术办事处；据合众社4月4日的报道，美国每年给予约旦750万美元左右的援助，自英、法、以侵埃战争时期起就“暂时停止了”，而“美国对约旦继续援助的计划是灵活的，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约旦对艾森豪威尔中东计划的反应”。至于英国除了已经取消对约旦津贴外，对给予约旦作为开发用途的贷款部分则表示：“可以继续，或至少让已经施工的亚喀巴公路工程完成为止，但是下院在拨款以前愿意看到新时期的友好态度”。

而且正因为约旦有严重的财政困难，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经济援助”的钓饵，对于侯赛因国王和右派势力是格外具有诱惑力的。

目前，约旦内阁已由在两派斗争中的中间人物哈利迪组成。初步看来，这是左右两派妥协的结果。这也反映了西部约旦人民（占约旦人口的三分之二）的进步力量相当强大，同时也反映了侯赛因在斗争尖锐时一定的动摇妥协性。

这种妥协前途是埃、叙两国所希望的。纳赛尔总统在答复侯赛因国王信中一再要求他对帝国主义阴谋保持警惕。叙利亚总理阿萨利表示“深信侯赛因国王的爱国心，加上约旦各党派领袖们的真诚，他们将找出摆脱目前危机的方法”。

美国对哈利迪内阁组成的看法是有保留的。西方通讯社把这个新内阁称为“堵塞空隙”的过渡内阁。英国对纳布西参加新阁表现“焦急情绪”，而且说“由一个公开宣布的西方敌人担任外交大臣职位（即指纳布西），这表明中东仍然有发生新的爆炸危险”。从西方反映来看，显然，哈利迪内阁的上台并不完全符合英美意图，他们把这次内阁改组叫做第一个回合。同时，几个左派政党也没有肯定地对新阁表示支持。

美一杂志载文主張美应准备同我举行高級談判

中央社認為这篇文章反映美国“现实派”观点

【中央社纽约23日电】一位美国前驻澳大利亚的陆军武官说，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以及由于北平的“重要性”，“美国政府应该尽快地同红色中国政府开始进行最高级谈判”。

已退休的赫斯特准将在弗吉尼亚大学的“评论季刊”的春季号上写道：“美国应该准备好在最近的将来同一个愿意并且能够做这样一些事情的中国举行谈判：第一，放弃把武力作为改变同它的邻国的现状的一种方法；第二，在把沿海岛屿立刻让给它以及在联合国主持下协议决定台湾的临时地位的情况下，答应在台湾海峡停火；第三，谈判统一朝鲜和印度支那的问题，使它们都成为独立国家，由一项双方签订的一般性条约来保障它们的中立；第四，同日本谈判缔结一项条约；第五，同非共产党国家谈判缔结公平合理的贸易条约；第六，准许外国人进入该国旅行，以便进行教育、科学、宗教和文化上的交流，不论思想路线如何；第七，签订一项条约，相互保证遵守双方一致同意的这几点。”

赫斯特说：“中国大概会向美国要求这些东西来作为交换：第一，承认；第二，撤销对它以中国的正式代表的资格进入联合国的反对态度；第三，取消一切歧视性的贸易壁垒；第四，支持它申请不受歧视地加入一切目的在于协助促进信贷和发展工业、卫生、教育和科学的国际组织的要求；第五，拒绝给予它的紧邻任何军事上的支持，即使它们在国防上有这种需要；第六，签订一项条约，相互保证遵守双方一致同意的这几点。”

赫斯特认为，北平“在最近的将来迫切需要的主要是：一、开发它的资源，二、大大增加信贷和贸易，同时减少行政管理费，以便迅速改善目前人民的很低的生活水平，三、在政治和经济上不依靠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以免损害他的独立或破坏它的团结。”

赫斯特赞成让北平进入联合国，他说，“的确，这种谈判需要极其仔细的准备，极其精明的准备，需要作特别对美国来说很困难的情绪上的保险。但是还必须记得，中国是一个事实，它有着一个有效地控制着六亿人民的共产党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取得和平的话，除了同中国进行最高级谈判以外是否还有其他合理的办法呢？”

赫斯特的文章第一次详细说明了进行“双边”谈判的条件。这篇文章之所以是很重要的，还有两个原因：它反映了在中国问题上主张采取的“现实”态度的人数并没有减少。这种意见出现在非常受人尊重的“弗吉尼亚评论季刊”。附带说一句，赫斯特的主要论点是，在“同俄国作战的真正危险”来临以前——可能在十年后，必须有一个“受法律支配的实行合作共处的世界”。

路透社說美国可能改变在中美关系上所持的态度

【路透社华盛顿24日电】据权威人士今天说，美国即将决定修改它对共产党中国关系的两个重要方面——贸易方面和旅行方面——所持的态度。通常消息灵通的外交人士说，在过去一个月中，国务院认定美国不能再坚持它在对华贸易禁运和禁止到共产党中国旅行的这两个问题上所持的顽固态度了。同时，这些人士赶着重指出，他们没有从任何美国官员那里得到任何暗示，说明美国正在放软它对共产党中国的全面政策。

国务院的官员们肯定地表示，他们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坚决地认为，只要中国拒绝放弃使用武力，只要美国公民仍然被拘禁在中国，只要中国拒绝履行它根据持久的朝鲜和平安排所承担的义务，美国就不能同共产党中国进行正常的贸易。

许多外交观察家最近得到的印象是这样：国务院已经感到它在对华贸易方面所持的不妥协态度正在日益妨碍它同欧亚两洲主要盟国的良好关系；同样，禁止记者访华这个措施也已经在国内变成一件越来越加令人为难的问题。

这里的外交观察家觉得，关于对华关系这个总的问题在最近几周越来越活跃起来了；在关于苏伊士运河的讨论圆满结束以后，大概立刻会成为国际舞台上更重大的问题。大多数观察家认为，这种活跃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主动对日本和其他邻国采取了比较合理的态度，对国民党占领的沿海岛屿金门和马祖暂时停止军事威胁，并且建议通过谈判和同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和解的方法解决台湾局势问题。

岸信介說

日本將不拒絕我领导人赴日舉行高級會談

【合众社东京24日电】岸信介首相今天表明，政府可能让共产党中国领袖访问日本，如果北平政权提出这样的建议的话。但是他说，他不相信北平政权会建议进行这样的访问以同日本领袖进行高级会谈。首相在参议院的内阁委员会上说：“如果有这样的建议，我觉得没有理由拒绝。”

观察家认为岸信介是对一种假设的局势作出的假设的答复，因此对他的谈话不予重视。岸信介是在答复社会党人秋山长造的问题时说这番话的。秋山长造问道，是否需要日本和共产党中国的领袖之间举行会谈。

首相着重说，他不打算访问北平，他也不打算派出一个“特使”，因为“在目前阶段即使举行高级会谈也不可能取得任何适当的结论。”岸信介没有详细说明。日本政府官方对北平的声明保持缄默。

【共同社东京24日电】参议院今日上午质

询情况如下：

说不采取中立主义

也不接受原子部队

中田吉雄问：在东南亚各国，中立主义得势，而日本不应采取中立主义吗？

首相答：美苏两国都说，只要对方不停止，就不能停止原子弹试验。想要依靠力量的对立来保持和平，这是人类的不幸，不过，现实是不能忽视的。坚持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同各有关国家实行合作，乃是最好的办法，采取中立主义是不正确的。

中田：据说如果不重整军备，就有遭受侵略的危险。外国军队真有足够的配备，在没有美军时就能入侵吗？

防卫厅长小渊：以日本周围的各国来说，苏联陆军五十万人、飞机四千五百架、舰艇七百艘，共产党中国陆军一百五十万到三百万人、三千架、三百八十艘，北朝鲜六十万到七十万、五百五十架，韩国二十万（加上后备部队共达六十万人）、二百架，台湾四十万人、五百五十架。并不是说它会立刻侵犯日本，但是也不等于说，因为国际紧张局势已经暂时趋向缓和，就可以不加强自卫力量了。

中田：坚持日本方面关于不接受美国原子部队的主张，不很困难吗？

首相：国民对保有原子弹氢弹武器问题的想法，是比世界任何国家的国民都激烈的。关于接受美国原子部队的问题，断然拒绝的想法依然没有改变。

法新社报道

美国提出修改对华禁运貨單建議的內容

【法新社华盛顿24日电】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美国已经向各盟国政府分送关于修改目前向共产主义国家运货单的具体建议。

消息灵通人士说，美国的建议有两个目的：一、加强对自由世界同苏联集团之间贸易的限制；二、完全禁止向共产党中国输出那些对苏联集团完全禁止输出或者仅有一部分允许输出的货物。

这些建议是：一、继续保持统筹委员会现有的三种禁运货单，并增加其中一种的内容。这三种货单是：严格禁止向苏联集团输出的产品、部分地限制输出的货物和严密监视输出并可随时加以修改的货物。美国当局建议在最后一种货单上增加约五十类货品。二、废止巴黎对华贸易管制国际委员会现有的禁运货单；对共产党中国完全禁运统筹委员会三种货单上的全部货物。三、对于盟国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援用例外程序向共产主义集团输出某些一般属于禁运范围的货物的条例，将比以前更加严格地执行。

现在尚未获悉美国政府希望在统筹委员会的第三种货单上增加哪些货品；但已经获悉这些货物具有某种“战略性质”，并且包括滚珠轴承。这对于正在争取获准向共产党中国输出滚珠轴承的意大利将是一个特殊的打击。

【路透社伦敦23日电】英国官方人士今天

英官方感到不满足

认为，最近美国关于放宽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管制的建议是“向正确的方向前进的一大步”。

但是，这些人士强调指出，这些建议并没有完全满足英国想消除对中国的差别贸易货单的愿望，这种货单禁止以某些战略物资同中国贸易，虽然并没有禁止以这些物资同苏俄和东欧共产党国家贸易。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在正式评论美国的建议的时候说：“我们欢迎美国在百慕大会议以后欣然同意放宽一些对中国的贸易管制。但是，在我们有机会仔细研究这些建议以前，还不能对它们作出肯定的估计。”

英国人士今天指出，根据美国的建议，加到苏联货单上的货品将只受到部分的管制，就是这些物品不能通过东欧运往中国就够了。

【中央社东京24日专电】日本通商产业相

日将另提一项计划

水田三喜男昨日对记者说，日本“并不感满意”，而将在统筹委员会下月在巴黎集会时向该委员会另行提出一项。

据接近日本政府的人士称，美国国务院在昨日递交日本政府的计划中提议，在对朱毛匪帮的禁运货目单中取消约三百个项目。

【合众社伦敦22日电】官方的统计今天透

今年中英贸易增加

露，英国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在今年头二个月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

这种增加主要是由于英国从共产党中国的进口增加了，在今年头二个月这种进口共达二、八一、五七一英镑（约合八百四十万美元），而去年头两个月仅为二、五二五、六五二英镑（约合四百五十万美元）。新的统计表明输入了更多的蛋粉、红茶、树胶和棉织品。

今年头两个月英国输出到共产党中国的货物共值一、七二九、六三四英镑（约合五百一十万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四七二、一一八英镑（约合一百一十万美元）。英国所增加的出口包括黑钢板、工作母机、不是用机械推进的车辆的车轮子和零件，还有手表。英国贸易界人士说，根据最近的消息，似乎对中国的农业已更加重视。

英国贸易界人士说：“毫无问题，中国有能力支付。今天，它的出口每年使它获得了大致七亿英镑（约合二十亿美元）的收入。但是，鉴于中国的需要无论在范围方面和数量方面几乎都是无限的，因此，这些财源显然是会非常节制地加以分配的。”

走上波蘭經濟型式的道路 (摘要)

波蘭部長會議計劃委員會副主席
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委員 米·萊什

(转载自波兰统一工人党机关刊物“新路”1957年第三期)

这几个月来，为了得出最适合于我国的经济型式，各地展开了热烈的争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它是经济学家乃至非经济学家所关心的。现在我想对某些问题发表我个人的意见。

首先要澄清一个误解。有人认为，在谈到波兰经济型式的时候，我们指的是某种“波兰式的社会主义”。这是最骗人不过的了。正如哥穆尔卡同志所说，“社会主义只有一种”。今天的争论不是围绕着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而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各种道路进行的，正如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应该围绕着过渡时期的（着重点是原来有的，下同——编者）即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和政治）型式进行争论。由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条件各有不同，由于它们历史条件有时极不相同，因此各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型式可能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我国所选择的经济型式，不能用来考验其他国家；不应该因为某一国家采用了这种或那种经济型式而对它加以批评。对任何一种经济型式提出批评，只可以从这种经济型式是否适合于该国和该历史时期的条件的观点出发，而不是从这种经济型式是否一般的适合的观点出发。

波兰的经济型式将是过渡时期——波兰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型式。它是我国十二年来一定的经济经验的成果，并且是其他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以及苏联的经验成果。它的最大特点是中央计划原则同下边的主动精神相结合，在集中规定的为数不多的指示范围内给予各企业广泛的权利，最后是建立工人委员会。工人委员会是由选举而产生的企业管理机构，它有权解决属于企业权限范围内的那些问题。

工人委员会的建立除具有经济意义外，首先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在我国起了并且将来还要起很大的政治作用，它们的存在和发展有助于恢复工人阶级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它们是吸引广大工人群众关心企业管理中的重要问题、关心国家管理中的困难问题的一种形式，也许，它们是波兰民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

中央计划

波兰的经济形式应该保持中央计划的原则。我们理解“中央计划”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指计划的主要比例，而这个比例是以上级机关、经济管理机关和政府（而不是企业）用指示形式所规定的指标为基础的。现在已经没有人坚决反对中央计划的必要性了。同时，中央计划必须放弃详细的品类计划，必须仅限于基本的、尽可能一般的、最重要的品类。

详细的品类应当由企业本身根据同消费者的协定来计划。遗憾的是，有些企业把独立性理解成为只要根据企业领导的决定，一切都可以生产，而对贸易组织的意见不加考虑。这根本是错误的。在供给企业资金方面，必须使银行在原则上只拨款资助被订购的产品。至于谈到地方工业和合作社工业，那根本可以不要品类计划，而只须要集中地估计产品的价值。

我们已经放弃了中央劳动组织计划和中央平均工资计划。因为它们阻碍了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增长，以及技术的改进。同时，应该集中地计划共同的工资、价格和积累基金。预算收入同价格水平和积累有密切关系，这是我们中央经济计划的基础之一。因此，这个问题决不是自发的或估计的结果。工资基金是人民收支计划的基础，这同提高生活水平计划有关，因而，工资基金应当集中地规定。准确些说，只有在相应地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的条件下，工资基金才可能提高。

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主张售价不要集中地规定，而象南斯拉夫那样，由企业本身来规定。看来这在我们的情况下是不正确的。南斯拉夫的经验表明，市场商品的缺乏在南斯拉夫引起了几乎是自动的物价上涨。因为工厂管理方面想利用“行情”来取得更大的利润。这些利润的一部分每年分配给全厂人员。由于物价和工资不断增长，实际工资的增长十分不平衡，每个工厂各不相同，有的下降，有的提高。

并不是在波兰目前的具体条件下就容许这种实际工资的变动、以及工资和物价的波动。毫无疑问，我们这里出现这些现象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困难。即使从这种观点出发，也应该反对自动地调整供求价格的主张，即由生产者本人规定价格的主张。地方工业、工艺合作社和手工业可以例外，在这些部门，以互相竞赛的原则为基础确定价格的这种制度是正确的，而且能够通过考验。因为这种工业主要是靠地方原料进行工作的，也是为了

地方市场服务的，当然它对地方市场是非常了解的。

应当说，在南斯拉夫已经部分地否认了自由价格形成的原则。1955年确立了对超计划利润的累进税，规定了粮食和最重要的原料的固定价格。这就有可能防止通货膨胀，但是，甚至

至在1956年价格还在继续上涨。到1956年6月底，上涨了5%。

价值规律

过去常以行政命令代替价值规律，造成了价格制度违反价值规律的不良现象。今后应当最大限度地遵守价值规律。

过去我们的计划制度往往不考虑价值规律。有人企图用行政命令来代替价值规律。但是，某些经济学家把价值规律同中央计划对立起来。这样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遵守价值规律，在摆脱官僚主义袭击的中央计划范围内利用这种规律，只会有助于使我国经济型式正确地起作用。同时，忽视这种规律就可能在经济上作出错误的决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就会妨碍经济的发展。这种实例在我国旧式的经济

工作实践中是不胜枚举的。

我国的价格制度，无论市场价格，或批发价格，往往是违反价值规律的。价格常常既不符合世界价格，又不符合商品中的劳动量。不久以前，在我们这里锯材的价格和稻草相同，煤的价格大大低于世界价格。砖的亏本价格阻碍了它的生产的发展。许多商品的价格十分高。这一切在经济方面起了很坏的影响。由于煤价很低，造成对这种贵重原料的浪费现象。因为价格过低，也就无法补偿以节约用煤为目的的任何投资了。由于煤价很低和其他燃料开采的不经济，波兰已经感到燃料不足，虽然我国在按人口计算的平均用煤量方面居欧洲的第四位（在英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比利时之后）。但是，大家知道，从生活水平观点来看我们在欧洲根本不能名列第四位。在农产品收购价格方面也有许多胡作乱为的情况。鸡蛋和粮食的价格相同这种情况是不健康的，虽然耕地所需时间比养鸡要多许多。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整个农业（包括牧畜业）的基础谷物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运输费全是整数，结果，埃尔布朗发电站付一吨煤的价钱同萨比兹发电站一样。这种拾零的做法其结果是造成虚构价格。

因此，波兰经济型式的特点应当是最大限度地遵守价值规律。比如废除牛奶的征购，从今年1月1日起提高锯材和砖的价格。这样的措施就是朝这个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但是，在这方面还需要作许多事情，最严重的反常现象是农产品的征购。这种制度不能很快地废除，但是必须逐步地加以限制，减少收购量和提高收购价格，同时把在农村销售的商品价格提高到符合实际成本的水平，以及取消农村的各种免费设备（如无线电话，电气化）。

物质鼓励

利用价值规律的方式之一是实行物质鼓励，但是集中制和片面决定使这种制度造成反常现象。

利用价值规律的方式之一是实行所谓物质鼓励，各种奖金和奖励制度等。但是，到目前为止，以集中制和在这方面的片面决定为基础的制度是造成许多反常现象的原因。往往在不需刺激的地方我们规定强烈的刺激，而在十分需要它的地方却把它忘记了。由于某些地方行之有效的一些刺激方法被机械地普遍采用，在另一些地方便产生了“反刺激”即起相反作

用的刺激。

在扩大企业的权力之后，就有可能解决工资制度和奖金制度的细节，工厂基金法把企业基金作为物质奖励的经费来源之一，这个基金法预先决定，奖金首先应当授给经济节约者（当然，这在加工工业中是正确的）；但是，在成本比世界价格低的原料工业中、例如在采煤工业中，奖金应当首先授给生产数量多的人。

投 资

中央应当集中分配投资，企业也要有处理一部分资金的权力。

中央计划的原则不允许放弃集中分配投资这种领导国民经济的手段。一方面，必须使投资的总额不超过国民收入的一定部分。另一方面，在各个国民经济部门之间集中分配投资可以有计划地消灭在执行计划时经济中发生的不均衡现象。

在旧的管理制度下，我们对企业在投资方面的限制是不正确的。企业不能决定任何投资问题，甚至连保证简单再生产的投资问题也不能决定。几乎一切投资，即使不大的投资，在过去都要通过中央计划，结果，中央计划规定的过分详细了；而在实际上不能很好地分析这个计划。因此1956年11月通过的政府决定正确地规定了中央计划中只保留基本投资，诸如建筑新企业、新车间、彻底改变工艺过程。其他一切都应当由企业决定。

1951—1955年南斯拉夫的经验表明，投资计划急剧增长（1954年，自费投资占整个计划36%）并可能超过国民收入中最大的投资限额。大家知道，南斯拉夫在1956年改变了投资规定。现在，重要的投资由中央当局批准。

(下转第四版)

走上波蘭經濟型式的道路

(上接第三版)

小规模 的工业，合作社

过去把对基本工业的原则用于小规模工业是错误的。地方工业应当根据市场的原则办事，并且应当互相竞争。

旧有的计划和管理制度的错误是：把对基本工业部门正确的原则用于小规模工业部门，甚至合作社。制定对成千上万的企业的生产、供应和销售价格的详细计划只能引起官僚主义。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指示是摆脱现状的重大措施。

但是看来，必须继续朝这个方向大踏步前进，只留下一个集中地确定的指标——商品价值，或甚至是加工价值，此外，地方工业应当根据市场的原则办事，即由它本部门确定品类、价格和工资基金；地方工业的企业应当互相竞争，应当有权利把一部分利润用来投资等。显然，这并不排斥各省人民委员会的一定程度的协作。由小规模工业部门大量生产的某些品类可以例外，这些品类应当集中地计划。

十分明显，地方工业企业在这样自主的情况下应当对自己的经济活动完全负责，即国家不弥补它们由于经营不当而造成的亏损。在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之前，应当很好地考虑：在波兰，在1957年的政治局势下，这是否可能呢？

经济计划的性质

中央计划应当既具有指导性质，又能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精神。计划工作同管理工作毫无共同之处。

由于中央计划工作有了改变，企业的权限有了扩大，国民经济计划的性质从某种意义上说来也会有改变。可是有这样一种论调，说计划根本不要有指导性质，使计划只成为一种预测、预报，而中央计划机关就成为战前的那种专门研究行情和物价的研究所之类的机构。

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支持这种观点，实际上就等于放弃中央计划工作。如果支持这种观点，就等于说，从过去时期所用的专门以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的方法转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即完全放弃行政命令的措施。在现阶段，当我国经济中还存在着不平衡和矛盾现象的时候，完全放弃行政命令的措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对的。现在问题不是取消计划的指导性质，而是要把它限制到最低程度，这就是说，要限制到既不损害中央计划的原则又发挥企业、工人和他们的机构（工人委员会）的主动性的程度。特别是在产品的详细种类、招募工人、平均工资、降低费用、技术改进计划、副业生产的少量投资计划各方面对企业不要有所约束。

有些人认为，保持计划的指导性质就是靠指示计划把计划工作扩大到管理方面。事实上，计划工作同管理工作毫无共同之处。从前的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领导国民经济，并不是因为计划有指导性质，而是因为前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正是在管理方面拥有某些同计划工作毫不相干的权力，例如，它有建立和取消各部的企业、中央管理机构和内部组织的权力，甚至在企业中配置消防队的方法的权力。

有些人认为，如果计划的任务不是分配到各个企业，而只是属于某一个主管机关的任务，那么，计划就不具有指导性质了。我不认为计划的指导性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如化学和机器制造工业的计划有“其他产量”这一项目，这是属于那些事先不能预料到的各种应急的和偶然的定货的。这种方法也可以在其他工业部门中加以采用。但是，不能认为，这一点就决定计划有指导性质或者没有指导性质。

对指导性质的指标的完成就应当由奖惩规定，即相应的物质刺激（奖金）来加以保证。因而，问题并不在于完全取消奖金制度，而要通过正确地使用奖金的办法来保证完成在计划的指导性部分中所规定的最重要和最困难的任务。

×

×

×

为使波兰经济型式发挥作用，企业的领导人员应当大大提高业务水平，劳动纪律应当加强，企业的工人委员会应当看到整体利益。

往往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既然已有了工人委员会和工厂基金，我们现在应当做些什么来接近我们的经济型式呢？在这方面的下一个步骤应当是什么呢？也有人提出这种主张：应当取消中央管理、限制管理经济的部的数目或者是成立议会第二院（生产者院）。

不管这些建议是正确还是不正确，但是，我不认为，这些事须要立刻去解决。或许将来需要成立一些联合组织来代替中央管理，但是，必须要明确地说明，任何现代化的工业应当有它各个部门的组织，让三个部门来管辖上千个企业这种主张（一个著名的青年周刊就希望这样），纯粹是一种空想。

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整顿价格和物质刺激（奖金制度）的问题。

波兰的经济型式，不可能用改变指示、取消或减少某些管理机构的方法，或者依靠其他行政措施来实现。为了使我国经济型式发挥正当的作用，一方面应当大大提高企业领导人员的水平——首先是业务水平，另一方面应当大大提高社会纪律的水平。

在六年计划时期，当各企业的领导机构只是上级指示的唯一执行者的时候，许多人偷偷地爬上了领导的职位，但这些人往往是没经过相应的培养和不会独立思考的人。例如，1950年和1951年两年中，在机器制造工业部门几乎撤换了所有厂长，而换来的人按水平说，几乎是根本没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和外行的人。

因此，当现在企业有了很大独立性的时候，一部分旧的领导人无法应付新的任务。应该吸引被撤换的有经验的一部分干部来参加工作。

把社会纪律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是我国经济形式正确发挥作用的第二个必要的条件。如果工人委员会不仅只看到自己企业的利益和自己这个集体的利益，而且看到整个工业部门和全民的利益，那末，工人委员会的很多权力就可以加以运用而对国民经济有利。

因此，工人委员会的未来的成员的问题，是比工人委员会的职权更重要的东西。应该使工人委员会包括尽可能多的在群众中获得信任和威信的人，除了受过教育的专家以外，应该包括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专家，除了受过教育的和正直的非党工作人员以外，应该包括共产党员。不应该让任何追求地位的人、无原则的人、夸夸其谈的人和好闹意见的人钻到工人委员会里来。

如果这个条件也达到了，我们就能勇敢地正视未来——我们的经济形式一定会通过考验。

匈“人民自由报”载文

反駁貝戈維奇“指責和事实”一文的意見

【本刊讯】匈牙利“人民自由报”4月12日刊登了雷伊·彼得的一篇文章为“对贝戈维奇的文章的意见”的文章，评南斯拉夫“战斗报”4月5日刊载的“指责和事实”一文（见4月8日本刊）。

雷伊首先指出，南斯拉夫在对待我们的态度上表现出“特别的慎重”和“宽宏”，并且避免干涉我们的内政。由于这个原故，值得提起这几个月来的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南斯拉夫的报刊可以说对十月事件的所有阶段都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在很多方面是同匈牙利的观点相违背的，而在某些情况下，简直就同匈牙利政府和匈牙利共产党员的观点相抵触。我们牢牢记住，在艰难的日子里，南斯拉夫的负责领导人表示过支持匈牙利政府。但是这种帮助当时就很薄弱，后来又中断了，因为南斯拉夫的某些同志，甚至是一些领导人想把自己的别出心裁的看法强加给匈牙利。例如，在去年12月，法西斯所掌握的某些“工人委员会”、某些中央革命委员会策划了武装挑衅，唆使罢工，利用所谓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并且阴谋推翻工农革命政府，而那时卡德尔同志却主张工人委员会达成所谓“最高程度的团结”，并向全世界声言，这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真正道路”，很难把这一个事实叫做“慎重”、“宽宏”或是互不“干涉”内政。

雷伊说，贝戈维奇同志在文章中再次发出那种早已过时的、诽谤我国劳动人民的观点，硬说匈牙利反革命的主力军是工人、青年和士兵。他缩小了帝国主义侵略、国内反革命势力颠覆活动和纳吉集团叛行动的意义。作者说，贝戈维奇发表了一些奇怪预言。他诽谤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机构，以令人不能容忍的方式责难它们，说它们制造假案件企图中伤害南斯拉夫。客气点说，贝戈维奇的这种做法是史无前例的。匈牙利人民自然是愤慨地拒绝这种诽谤。任何这种空前的怀疑都不能阻止我们彻底消灭反革命，都不能阻止我们严加惩办那些对事件应负责任的人。“战斗报”的文章并不能阻止匈牙利政权去执行法律所规定的任务——保卫匈牙利人民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制裁罪犯，为遭受的反革命迫害和为我国人民所受的苦难复仇。

现在已经十分明显，除了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许多基本的和共同的愿望之外，我们同南斯拉夫的同志还有一些主要的和原则性的问题直到现在没有能取得一致的看法。问题倒不是我们想加深南匈两国之间现有的矛盾，将来也不是这样。相反地，我们希望互相谅解。但是，为了巩固的和长远的友谊，我们应当回答那些我们看法不同的问题。

在过去几个月中，我们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政治主张的看法上的分歧更加明显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歧是，南斯拉夫同志建议我们把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建筑在工人委员会的统一网上。这表明他们坚决责难在我国已经生了根的国家领导制度。当然，我们不能接受这个建议，不消说我们要保持自行解决这个问题的权利。

雷伊接着谈到在估计社会主义阵营的性质上的分歧。他指出，南斯拉夫政府认为：社会主义阵营是一个军事集团，这个军事集团照贝戈维奇所说是服从苏联的“大国”利益。我们认为，这种论断是对苏联和匈苏两国友好关系的诽谤。社会主义阵营是一个遵循团结和国际主义原则的同盟。南斯拉夫愿不愿加入这个阵营，那是南斯拉夫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默然容许南斯拉夫的代表攻击社会主义阵营。

雷伊指出，贝戈维奇隐讳地和公开地对苏联领导人进行攻击，这种攻击很难说是别的，只能说是不友好的行为。他对匈牙利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互相关系还讲了些讽刺话。我们不同他辩论，而是把他的话当作少有的侮辱加以拒绝。我们只想说明一点：每个党邀请谁去参加自己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或者是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是这个党的主权和内部事务。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要提出这种要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要怎样和在什么时候同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会谈，我们要求，根据匈牙利人民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利益，我们认为有必要同兄弟党在什么时候进行会谈和会谈几次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我们不容许任何人剥夺我们的这种权利。

雷伊最后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利益要求互相友好和合作。我们将竭尽一切可能，以使我们和南斯拉夫之间的观点的分歧得以消除。我们认为，否定贝戈维奇恶意的推测和怀疑将会对我们两国人民有利。我们再一次着重指出，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增长的威力和团结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保证，即使贝戈维奇抱有另外的看法，我们也不放弃这种信念。

走上波蘭經濟型式的道路

(上接第三版)

小规模 的工业，合作社

过去把对基本工业的原则用于小规模工业是错误的。地方工业应当根据市场的原则办事，并且应当互相竞争。

旧有的计划和管理制度的错误是：把对基本工业部门正确的原则用于小规模工业部门，甚至合作社。制定对成千上万的企业的生产、供应和销售价格的详细计划只能引起官僚主义。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指示是摆脱现状的重大措施。

但是看来，必须继续朝这个方向大踏步前进，只留下一个集中地确定的指标——商品价值，或甚至是加工价值，此外，地方工业应当根据市场的原则办事，即由它本部门确定品类、价格和工资基金；地方工业的企业应当互相竞争，应当有权利把一部分利润用来投资等。显然，这并不排斥各省人民委员会的一定程度的协作。由小规模工业部门大量生产的某些品类可以例外，这些品类应当集中地计划。

十分明显，地方工业企业在这样自主的情况下应当对自己的经济活动完全负责，即国家不弥补它们由于经营不当而造成的亏损。在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之前，应当很好地考虑：在波兰，在1957年的政治局势下，这是否可能呢？

经济计划的性质

中央计划应当既具有指导性质，又能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精神。计划工作同管理工作毫无共同之处。

由于中央计划工作有了改变，企业的权限有了扩大，国民经济计划的性质从某种意义上说来也会有改变。可是有这样一种论调，说计划根本不要有指导性质，使计划只成为一种预测、预报，而中央计划机关就成为战前的那种专门研究行情和物价的研究所之类的机构。

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支持这种观点，实际上就等于放弃中央计划工作。如果支持这种观点，就等于说，从过去时期所用的专门以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的方法转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即完全放弃行政命令的措施。在现阶段，当我国经济中还存在着不平衡和矛盾现象的时候，完全放弃行政命令的措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对的。现在问题不是取消计划的指导性质，而是要把它限制到最低程度，这就是说，要限制到既不损害中央计划的原则又发挥企业、工人和他们的机构（工人委员会）的主动性的程度。特别是在产品的详细种类、招募工人、平均工资、降低费用、技术改进计划、副业生产的少量投资计划各方面对企业不要有所约束。

有些人认为，保持计划的指导性质就是靠指示计划把计划工作扩大到管理方面。事实上，计划工作同管理工作毫无共同之处。从前的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领导国民经济，并不是因为计划有指导性质，而是因为前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正是在管理方面拥有某些同计划工作毫不相干的权力，例如，它有建立和取消各部的企业、中央管理机构和内部组织的权力，甚至在企业中配置消防队的方法的权力。

有些人认为，如果计划的任务不是分配到各个企业，而只是属于某一个主管机关的任务，那么，计划就不具有指导性质了。我不认为计划的指导性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如化学和机器制造工业的计划有“其他产量”这一项目，这是属于那些事先不能预料到的各种应急的和偶然的定货的。这种方法也可以在其他工业部门中加以采用。但是，不能认为，这一点就决定计划有指导性质或者没有指导性质。

对指导性质的指标的完成就应当由奖惩规定，即相应的物质刺激（奖金）来加以保证。因而，问题并不在于完全取消奖金制度，而要通过正确地使用奖金的办法来保证完成在计划的指导性部分中所规定的最重要和最困难的任务。

×

×

×

为使波兰经济型式发挥作用，企业的领导人员应当大大提高业务水平，劳动纪律应当加强，企业的工人委员会应当看到整体利益。

往往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既然已有了工人委员会和工厂基金，我们现在应当做些什么来接近我们的经济型式呢？在这方面的下一个步骤应当是什么呢？也有人提出这种主张：应当取消中央管理、限制管理经济的部的数目或者是成立议会第二院（生产者院）。

不管这些建议是正确还是不正确，但是，我不认为，这些事须要立刻去解决。或许将来需要成立一些联合组织来代替中央管理，但是，必须要明确地说明，任何现代化的工业应当有它各个部门的组织，让三个部门来管辖上千个企业这种主张（一个著名的青年周刊就希望这样），纯粹是一种空想。

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整顿价格和物质刺激（奖金制度）的问题。

波兰的经济型式，不可能用改变指示、取消或减少某些管理机构的方法，或者依靠其他行政措施来实现。为了使我国经济型式发挥正当的作用，一方面应当大大提高企业领导人员的水平——首先是业务水平，另一方面应当大大提高社会纪律的水平。

在六年计划时期，当各企业的领导机构只是上级指示的唯一执行者的时候，许多人偷偷地爬上了领导的职位，但这些人往往是没经过相应的培养和不会独立思考的人。例如，1950年和1951年两年中，在机器制造工业部门几乎撤换了所有厂长，而换来的人按水平说，几乎是根本没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和外行的人。

因此，当现在企业有了很大独立性的时候，一部分旧的领导人无法应付新的任务。应该吸引被撤换的有经验的一部分干部来参加工作。

把社会纪律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是我国经济形式正确发挥作用的第二个必要的条件。如果工人委员会不仅只看到自己企业的利益和自己这个集体的利益，而且看到整个工业部门和全民的利益，那末，工人委员会的很多权力就可以加以运用而对国民经济有利。

因此，工人委员会的未来的成员的问题，是比工人委员会的职权更重要的东西。应该使工人委员会包括尽可能多的在群众中获得信任和威信的人，除了受过教育的专家以外，应该包括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专家，除了受过教育的和正直的非党工作人员以外，应该包括共产党员。不应该让任何追求地位的人、无原则的人、夸夸其谈的人和好闹意见的人钻到工人委员会里来。

如果这个条件也达到了，我们就能勇敢地正视未来——我们的经济形式一定会通过考验。

匈“人民自由报”载文

反駁貝戈維奇“指責和事实”一文的意見

【本刊讯】匈牙利“人民自由报”4月12日刊登了雷伊·彼得的一篇文章为“对贝戈维奇的文章的意见”的文章，评南斯拉夫“战斗报”4月5日刊载的“指责和事实”一文（见4月8日本刊）。

雷伊首先指出，南斯拉夫在对待我们的态度上表现出“特别的慎重”和“宽宏”，并且避免干涉我们的内政。由于这个原故，值得提起这几个月来的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南斯拉夫的报刊可以说对十月事件的所有阶段都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在很多方面是同匈牙利的观点相违背的，而在某些情况下，简直就同匈牙利政府和匈牙利共产党员的观点相抵触。我们牢牢记住，在艰难的日子里，南斯拉夫的负责领导人表示过支持匈牙利政府。但是这种帮助当时就很薄弱，后来又中断了，因为南斯拉夫的某些同志，甚至是一些领导人想把自己的别出心裁的看法强加给匈牙利。例如，在去年12月，法西斯所掌握的某些“工人委员会”、某些中央革命委员会策划了武装挑衅，唆使罢工，利用所谓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并且阴谋推翻工农革命政府，而那时卡德尔同志却主张工人委员会达成所谓“最高程度的团结”，并向全世界声言，这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真正道路”，很难把这一个事实叫做“慎重”、“宽宏”或是互不“干涉”内政。

雷伊说，贝戈维奇同志在文章中再次发出那种早已过时的、诽谤我国劳动人民的观点，硬说匈牙利反革命的主力军是工人、青年和士兵。他缩小了帝国主义侵略、国内反革命势力颠覆活动和纳吉集团叛行动的意义。作者说，贝戈维奇发表了一些奇怪预言。他诽谤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机构，以令人不能容忍的方式责难它们，说它们制造假案件企图中伤害南斯拉夫。客气点说，贝戈维奇的这种做法是史无前例的。匈牙利人民自然是愤慨地拒绝这种诽谤。任何这种空前的怀疑都不能阻止我们彻底消灭反革命，都不能阻止我们严加惩办那些对事件应负责任的人。“战斗报”的文章并不能阻止匈牙利政权去执行法律所规定的任务——保卫匈牙利人民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制裁罪犯，为遭受的反革命迫害和为我国人民所受的苦难复仇。

现在已经十分明显，除了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许多基本的和共同的愿望之外，我们同南斯拉夫的同志还有一些主要的和原则性的问题直到现在没有能取得一致的看法。问题倒不是我们想加深南匈两国之间现有的矛盾，将来也不是这样。相反地，我们希望互相谅解。但是，为了巩固的和长远的友谊，我们应当回答那些我们看法不同的问题。

在过去几个月中，我们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政治主张的看法上的分歧更加明显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歧是，南斯拉夫同志建议我们把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建筑在工人委员会的统一网上。这表明他们坚决责难在我国已经生了根的国家领导制度。当然，我们不能接受这个建议，不消说我们要保持自行解决这个问题的权利。

雷伊接着谈到在估计社会主义阵营的性质上的分歧。他指出，南斯拉夫政府认为：社会主义阵营是一个军事集团，这个军事集团照贝戈维奇所说是服从苏联的“大国”利益。我们认为，这种论断是对苏联和匈苏两国友好关系的诽谤。社会主义阵营是一个遵循团结和国际主义原则的同盟。南斯拉夫愿不愿加入这个阵营，那是南斯拉夫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默然容许南斯拉夫的代表攻击社会主义阵营。

雷伊指出，贝戈维奇隐讳地和公开地对苏联领导人进行攻击，这种攻击很难说是别的，只能说是不友好的行为。他对匈牙利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互相关系还讲了些讽刺话。我们不同他辩论，而是把他的话当作少有的侮辱加以拒绝。我们只想说明一点：每个党邀请谁去参加自己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或者是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是这个党的主权和内部事务。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要提出这种要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要怎样和在什么时候同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会谈，我们要求，根据匈牙利人民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利益，我们认为有必要同兄弟党在什么时候进行会谈和会谈几次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我们不容许任何人剥夺我们的这种权利。

雷伊最后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利益要求互相友好和合作。我们将竭尽一切可能，以使我们和南斯拉夫之间的观点的分歧得以消除。我们认为，否定贝戈维奇恶意的推测和怀疑将会对我们两国人民有利。我们再一次着重指出，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增长的威力和团结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保证，即使贝戈维奇抱有另外的看法，我们也不放弃这种信念。